

清源文獻卷之十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序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唐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
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終取九
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
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

貞元十一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澁濱先宴曰夫宴者
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
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
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疆
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與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
肉亦如之命自已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
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食既醉因化育之
禮洽有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
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蓄弋者請以其鮮碎濁
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
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
不是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邪旅遊之
子實規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
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
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泉州席使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序

唐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
八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
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
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哉
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
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
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之以宴饋移已
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先
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性情不流將
舞而儀刑有蕭鎔鎔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
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間里皆內訟而誓遷善焉嗚呼
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
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
詩者有以羨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廻一
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
惠於清宴廻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
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

棠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
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暇幸
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
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送族叔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唐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
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意群公
亦愕爾而阻懽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
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
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後巧鎔琢美

拙于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與非三磨
而其寶可真與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
研驗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
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甯戚無石爛之
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而非所以待乎叔也
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卜氏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
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為到期
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覲省序

唐歐陽詹

昔人論別有賦論恨有賦狀此離陳感憤其未見予
於蔡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慙莫先乎
同有求而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
蔡侯沼字虛中予之邑人又懿親也虛中以學予謬
以文共受遣乎長吏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
歸寧故園予有曝鰓之困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
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堂俱有親身亦祈達自負虛顏
落羽之耻對人飛鳴就養之慶懷寸方為丈夫稟太
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中胸中有
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恨恨悽悽渾渾迷迷飲
酒解以若茶視春光其如秋周秦九軌之道吳楚千
里之水騁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
昵家惟里閭到日榮賀盡室當在念沽名之不異想
出門之是同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
而傷予之不肖豈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
衡下姿媚無取銖兩不登才與命與不自知也烹乳
為醍醐鍛金為干將予期烹鍛以變化虛中其行乎
勿謂業就不增脩勿謂名成有所忽及此方遠大虛
中志之

送王蔡序

唐陳黯

黜去歲自衰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其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闐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輕重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群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惟其希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寰宇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乎千有司矜其為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為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唐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率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盛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

風化相蕩貪波教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
之暴豕羊馬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
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敝其化愚不知夫
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
襟山而束水其人猥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稀聞善
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歛無時狡猾坐恣奸欺黎庶
日為葷蠱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
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
賀特以序行

陳先生集序

唐黃滔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
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為之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
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
行歿身末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否其至
公之道耶抑人之自坎其命耶穎川陳先生實斯人
之謂與先生諱黯字希孺父諱贄通經及第娶江夏
黃夫人賢而生先生兄肇筆無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
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詠歌河陽荅向時痘新愈
牧戲之曰藻才而荅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

應難比班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荅繇是
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為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
廟賦便為作者推伏二十為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
波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
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霄之望終確綵衣之戀既而
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筵俟爾
於却詵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
矣及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兼在疚之
日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嗟知己
之許與同郡王肱蕭樞同邑林顥漳浦赫連韶福州

陳旣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斯八賢
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乎進趨恂恂乎鄉黨而無
所成豈天之意否其公耶抑人之自坎其命也得有
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冤氣於冥路之中
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與先生之文詞不尚竒切
於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牋檄皆精
而切故於官試尤工滔即先生之內姪也自非趨隅
洎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年而忝登科第東歸
之日求遺藁其家經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首他處
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滔叨閩相之

辟旋使錢塘與羅卽中隱遇曰咸通初與先生定交於蒲津秋賦則五老化為流星詩則漢武橫汾先生之試官嚴卽中下都之吟諷秋塲五十人之降仰今遺藁可藜願為之序既還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文賦詩牋分為三卷收淚搦管為之前序蔣寓正卽為之後序正卽負宇內之雄名也用釋泉臺之恨時天復二年壬戌種七月十日

晉安海物異名記序

五代陳致雍

肇自元氣生物成形山澤河海風殊物異雖聞見不同而根本或類致雍家于晉安日觀海族日有多品

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之在職方不入郭璞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顏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註交州異物紀嶺表錄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集在此卷就其方言以正之曰海物異名記云

縣法序

宋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

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
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
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
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
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
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
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
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
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
德梯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廢也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宋韓琦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
衆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
問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
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
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
戾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奇獨高
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于集一蓋
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

衆饑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說或以為疑曾不
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真近而造遠况
如來慧照所舒性通無閼神變自在譬喻深渺又豈
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嘗注釋
開發義趣號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
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
內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奧為明
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
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
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
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
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髣髴何有窮盡而
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說便謂頓然已悟與
諸佛等輕詆秘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
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
為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
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傲焉
某生汨塵俗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
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為誦謹序

王初寮先生文集序

宋李昉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
之王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之道為世巨
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
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
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
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騄而
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
豈能彼而不能此哉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以
文稱天下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螭禁皆天下第
一選司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
旨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為誇褒勳勞則有帶礪冊
青之信施需宥則有雨露溼濡之澤文治平則祥極
乎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則毅乎彪虎
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飾之華極其致蓋與本朝數
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燕許常楊之域若不以體制
拘之駸駸乎漢氏矣蓋公天才英邁學力有餘於文
於詩皆瓌奇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為世之賢如此自
徽宗皇帝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
不謂一代之奇文歟

樂靜公文集後序

宋李昉

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黃張晁
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拔其有餘之姿而驚無涯之
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
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
惟伯父性誠乎忠厚故其為文橫騫別驅曲折演迤
而一貫于理有萬折必東之勢志樂于靖退故其為
文萃然其立淵然其止不侈衆目而風神自遠有久
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而思精故其為牋奏應用
之作博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夫骨叙事外自為文
章才贍而意廣故其為詩奇麗愜適章斷句絕餘思
洋洋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略也

朱韋齋先生文集序

宋傅自得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
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
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
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
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
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
而許從游間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
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

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及常蘇州諸
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
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鍵
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
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
神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別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
為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
幽索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
切事情迺喟然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
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實是無他徒
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
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
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
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
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
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
入東觀三為尚書郎卒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
年而沒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
定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之
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

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
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訟
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
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
有望於門下敢以為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
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之木既拱而予蒼顏
白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慄餘年其無幾
為之感慨不寐者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
逮意獨念自少至老遊南康父子間為最久相知為
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為悉故不敢以不能為辭若夫

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鄙言顧
予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廼得挂名集端以託不朽
其媿且幸為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常齋蓋自號云

顏魯公文集後序

宋留元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
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
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
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恥然亡
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
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為節義發而為文

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
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
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遺事彷彿一二幾於
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
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
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
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則敬慕不能
已者蓋重其所先畧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服
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
美觀所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凌焰勢抗言

志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乂朝恩而弗恤自二
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
者纔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
頃發萬世而下頽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
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
幾至餬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固不如屬厭富貴者
之適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勢者五揚國忠
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
履歿且不朽迺輦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得失之理
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不慮於不見豈不痛

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
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
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侵尋不復振
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所以識者未為公恨
而深為唐恨也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
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
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
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家無
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
刻于金石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
詳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摻予補失
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網
羅未備尚俟後人按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
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
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禮儀使有禮儀
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雷州府志序

宋儲擢

古國有志尚矣雷陽號孤絕處然有寇相蘇黃門秦
淮海羈寓之跡存焉故中州人士每思訪而知之擢
誤分遠符去臘偶縮程期親故之好事者或求圖志

今夏抵官亟視舊稿字畫漫沒竟不可讀脫板復多
於是議改為之蓋前此圖志止有慶元丁巳吳侯師
尹昉屬教授林士謙增輯嘉定壬申教授鄭煬補志
相去五十六年其間已月異歲不同况今之視昔也
參稽二志質諸目前賦輸之盛虧戶口之多寡城廨
之興廢符籍之增減皆以實書前志所已有而今者
不復書至若宿士老農之睹記老胥逸技之流傳士
風民俗恠聞異事爰加搜摭纖悉必書皆信而有證
是使觀風者知是邦雖窮嶺並海之地我朝德所被
久而與中州無大異也有宋淳祐庚戌仲秋郡守溫
慶儲擢序

淳祐增脩清漳志序

宋王南一

漳隸閩接廣要郡也郡舊有圖經續謂之志國朝自
祥符至嘉定二百餘年屢經刊輯推以古今撮其綱
要序詳之矣缺七八字載其間郡事豈無關於風化
之本原生民之利病失今不記則建新學闢貢宇者
誰與置社莊立小學者誰與奏罷高荒俵寄產錢納
畝米聽民自槩量者誰與奏代納民丁罷鬻鹽議行
募役者誰與創龍江書院以廣教養創虎渡橋以濟
往來者誰與淳祐己酉冬郡文學趙君崇珩請於郡

侯寺丞章公曰公自下車若學校若貢闈若溝渠城關之類靡不脩舉獨清漳志板老字漫若何公曰余始至欲脩故府所藏南北史奪於勦山寇而未遑行將受代不及事矣是舉適契予心君其主之趙君力董厥事旁搜博採正訛補闕易而新之屬南一紀歲月南一以章公之政足媿前脩趙君之請足缺後世於是書

陳北溪字義序

宋王稼

郡庠刊西山讀書記成學者爭誦之攝博士葉君病其條目浩穰後進亡所從入也曰使西山未歿能無如司馬公作舉要以振通鑑綱領乎稼因以北溪先生字義為告君喜亟鋟梓以惠同志初先生講道于稼家塾誨人以辯析名義為急候其體認精實然後隨扣大小從容盡其義此書蓋心法也族父雋筆授而成後十年蘇君思恭始出以諭復齋陳公為之叙時讀書行於印圈契合出於一人學者有能即是以求道之指要使吾胸中衡尺不亂然後夬一以會萬詳說而反約讀書記一篇貫串無餘蘊矣此二先生之盛心而葉君惠教之志也夫河圖八卦洛書九章相為表裏經緯理之自然無相謀而相合哉芒芒禹

甸將哨車轍馬蹟問津首涂獨不賴司南之載乎覽者其深味之

周禮全書序

宋立葵

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泰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為言也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泰平也言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他習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

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
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
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
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
之六官始得為全書矣癸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
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泰平六
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
羊愛禮之意萬一有關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
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
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則亦思所以贊襄哉泰定甲
子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釣磯立葵吉甫書時年八
十有一

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明蔡清

閩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
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動韓
公之紀錄也蓋閩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
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况於文物乎
獨歐陽先生秀出凡民之中早知從事乎周公孔子
之道文行蔚然觀察使常公深獎異之至京師受薦
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群諸公聯第皆天下

之選時稱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固有間矣
謂非一時之豪傑不可也自是閩士始知所向慕儒
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絕迤邐至於楊龜山李延平輩
分洛河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有歸吾閩
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類夫瓜瓞之勢其蔓不絕
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為之根抵又不可也先
生故有文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
可知其非止工於辭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冢宰福郡
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師信豐尹莊世平先
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吳公克明
聞之曰是茲郡中文獻也吾當有以表章之遂捐俸
以卒其工而屬清一言顧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
唐書本傳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
小子之贅矣茲特揭其所係於斯文一昧者如此使
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不止為進士第破天
荒而已也

送太守李君之任泉郡序

明黃河清

泉郡宅于海山間閩越奧區也山海之產視九州之
得於山海者貿繁而異山而居者歲食其山之入猶
出其餘以貿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舉得



原件短缺

23 ~ 24頁

而有焉蓋山海之利居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民樂安其利相觀而善故吏于土者恒不勞而理號曰佛國數歲以來有賦其山之利于官曰蜀山楚山之所未需也有賦其海之利于官曰東海西海北海之所未需也皆上方之所欲致也始而開若賦既而倍若賦今則殫其山海之出而賦之而山海之人俱告困矣夫賦之止於山海之利猶可為也致之又十百倍其直焉則并其田之所入者亦告匱矣遞遞相傳以至於弊由是有顛連而僵者有倚官而為市者有乘風而囂者胥戕胥虐而獄訟滋矣知而上罔聞知故兵是用熾在我者當日斯邁而在天下者不可謂非吾憂河清方領之以相激勵遞為造物者忌而渙焉欲強為情得耶豪今宰東南鉅邑事得乘時而為之將懼其所當憇而紓其所困知其所憇而導其所趨殆不化於時而於時有補視河清之累然居此愚身心而敗之其於平日之所期以相成者何如也與豪去者有四明王應鵬與河清居者有增城湛若水會稽董玘交相戀勗咸亡有窮已也人各有詩河清又為序

四書淺說序

明黃偉

吾師紫峰陳先生敏穎超絕之資精思力踐之學四書大義主晦翁而時有發其所未發之旨著為定說以開後人淺云者讓辭也曩者門弟所記錄書肆所梓行訛字舛句不為不多而論語下部則夫人之妄意所湊補近因過余友朱君廷彥道及是書輒有瓦礫混玉之嘆偉曰吾責也取而校正之別取今地官正郎林六川君論語下部說以足之命工梓以傳嗚呼先生丁丑禮闈魁多士已丑奉勅提督江西學政年方五十竟以母老致政終養今且頭顱蒼短高尚之志確不可拔美陶元亮七十日縣令朱晦翁四十年朝官雖不及樹勳伐於時然陶之詩朱之理與千百年未之朽先生詩繼陶學宗朱自當與三公並傳而已夫何憾焉謹序

太玄集註序

明張岳

揚子太玄自司馬氏註出而諸家之說盡廢然玄好者故少今之學者豈惟不好縱有好精力亦無暇及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余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說玄明暢詳盡因并讀之患無善本可以讐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侯景周方圖刻之乃出余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

謬可正者數處而闕其疑叙曰子雲之為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賾矣豈待別有一書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夫子贊易僅存其辭於大傳中而世之為丁何焦京學者方蔽於傳註拘於術數莫有能察其所由然者也子雲博極群籍又好深湛之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容已者於是考之於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之於曆則四時分至之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於易不得其說乃以為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已而後明也於是奮而為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極於八十一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清而運於上者為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纏之度皆可考故為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黃鍾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其節候分抄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真有相合者而不知易已有之以為待已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

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曆及京房卦氣夫
太初漢人本曆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
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為牽合無取若其十二
辟卦次第雖義文未之易也特房用之異爾子雲玄
首顛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其
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為言不雜於
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自劉向父子號為精達
陰陽視子雲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余
嘗讀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
他得失先儒之論已備學者擇焉可也或曰象數亦
有二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則有數盈天地間皆
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惟其所起有偏全故
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爾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
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
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易經象引序

明林希元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
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
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余屬祿仕分心未之及
也退居暇日姑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

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春秋禮樂皆經也然章自為意句自為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之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况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與數以蕪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耳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為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為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東坡文集選粹序

明王宣

東坡蘇公生於有宋盛時親接道學大儒程伊川伊川在經筵公為翰林學士吾道可謂有人有機也元祐中朝廷罷慶禮往弔司馬公伊川拘於歌哭同日

公不以其說為然嘲笑玩侮之自是分黨相攻之事起二先生各不得處其是矣文公朱子上宗伊川程子者也論擬蘇公奚啻千百言曰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曰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蓋效孟子距楊墨攻擊排斥不遺餘力夫辨異端闢邪說以衛吾道儒者持法之嚴固如是也遽以此加之蘇公是豈聖賢至公至仁之心而其愛憎取舍又豈萬世不易之定論乎蓋嘗論古今宇宙賢人君子之文章功業氣節而究其原本之不同伊川程子必自涵養中來而蘇公則純以才氣自見者也

公之造詣固不能如伊川之醇乎醇矣然天資高明亦有得乎六經語孟故其文章精神氣骨剛而無餒而其心之在於天下國家君父蒼生大倫大法與其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事為作用推其功於仁義禮樂皆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者也與老佛氏之虛其實寂其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迥然異矣且佛氏之徒曰長生畏死之謂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貪生之謂也公在當時極言新法為小人所忌惡擠排終於流竄雖瀕九死而不悔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

人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如是則老氏之貪生佛氏之畏死不足為公累矣但公平生好讀戰國策莊子韓非管商荀墨諸書雖叛孔孟去聖未遠然文章非後世所及公之源委祖六經而波瀾渾浩發於此論公為縱橫之學殆此類乎我朝薛文清公造道不雜嘗言莊子好文章學古文者自不妨為法司馬公好讀左傳固不害其為純明篤實之君子由此言之蘇公之大忠大節大功澤大文章在天下後世者天壤未敝固不可得而磨滅聖人復不可得而偏棄之也予於是取其文之不雜者若干篇類若干卷與韓文並傳而因叙其意如此噫乎學道三十年讀孔孟程朱之書老矣今復有取於蘇氏豈獵心未忘動於數十年之後而不覺有喜也耶抑豈吾道異端幾微之際察之未精彼說之玄妙深遠得以乘予之高明而入而予顧有所未悟也耶

虛齋太極圖解序

明易時中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平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

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乃以為有二水馬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迄宋為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為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氏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溯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肯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清乎義理之中而分析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為大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為深此圖之解推行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於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即遊先生

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為可語
以斯言忘其顛愚黽勉朝夕雖於精鑑未能庶幾隱
詞顯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于退私者蓋亦有年天
喪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類而無所
啓發遂終為顛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
臨文展卷未嘗不愧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
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為書者既已家挾而
人誦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
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懣
述其槩以告之使知斯道之委在于此嗟乎學者只
有惑於義文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
盡心哉

洛江別意序

明史于光

仕之壓有三曰勢曰利曰衆勢壓則卑利壓則昏衆
壓則曠卑昏且曠仕不成其為仕矣仕不成其為仕
則我冠橫帶日坐高堂之上亦比之無首人爾故士
之不愧其為仕皆不受壓之人嗟夫人悲仕之受壓
亦孰知仕之不惡夫壓哉屈節護官長跪買喜則勢
之壓不惡矣憂饑慮渴顧鼎探囊則利之壓不惡矣
刮席摸稜受成胥吏則衆之壓不惡矣壓之不惡則

其來也愈多其受也愈重墜坑落壑亦勢然也天下
之不受壓者寡矣海寧陳侯之仕吾邑也不亢不污
秉禮事上不壓于勢也趨索避溷以廉律身不壓于
利也遠夸抑毗任理處事不壓于衆也蓋侯之簡重
沉着故有以超乎壓如此其所以成百里治者寔自
其超乎壓者為之始侯之來民不見德也士夫不見
頌也當道不見嘉褒也規為三年治有成績民多其
澤士夫紀其政當道旌其能吾於是知簡重沉着之
有次第而嘒嘒以逞者之不究于終也但侯政餘愷
以八十萱親為念乞終養而限於年格制於當道
終士民弗克遂用是憂悒今及考最得以便道歸
嘗聞其萱親之賢且今 天子尤重作人之效
詎其抵家也其親必曰汝不壓于仕有治譽吾喜焉
尚竟乃職以忠于君也若抵京師也 天子必曰
汝不壓于仕有治譽焉尚懋乃績以顯于親也大臣
道莫大於忠君子道莫大於顯親欲以終養辭得乎
先因士夫洛江贈別之詩序而及之以觀侯之處此

曾南豐文粹序

明王慎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為序而重
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

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
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
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
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
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
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
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
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譎
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
朝廷荐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
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
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
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
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
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
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
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
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
習不能反正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
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

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
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
於外其文亦且怪竒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
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
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
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
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
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
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
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
其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
由其不知之衆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
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
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
泯雖其專久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
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
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
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
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
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

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
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
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
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
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
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
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
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
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薛文清公全集序

明王慎中

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
曰俗與禪方七十子既喪大義已乖之後侵尋且千
年之間士之為學者病於俗耳最後乃有釋氏之學
蕭梁以來溯祖為宗其說寔盛學為士而溺於禪遂
多有之心通性達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
觀於未形之本則孔門之所謂廣大高明其旨亦何
以異其疑慮融釋靈幾照灼雨施雲行則草木畢遂
天虛淵定而飛潛自形自謂妙得乎姬易大雅之微
傳常足以闢夫執器滯言之陋以為擬議矜綴似而
非真誦說詁解多而迷始也然以其擺落形迹以為

無方體捨棄文義以為黠聰明蕩然無復可守之矩
度而移游茫昧徒有不可測之言反易為浮誕情縱
者之所托故儒者尤患之不顧執器滯言之譏而辯
爭於毫髮幾希之際感切殷勤至於詞費氣殫如有
宋朱晦菴氏之學是已朱氏之學直推溯於河南程
氏而接其傳然於程門高弟呂游揚謝諸賢猶冒然
顯斥其淫於老佛不少假也同時所友善莫如呂陸
二氏兄弟其於子靜子約之學尤詆排之不遺餘力
謂其竊近似之言文異端之說蒿然竭其悼閔距遏
之心寧守其陋而不能以相易蓋患其惑世誣民而
學術之流愈放也河東薛文清先生以正學名本朝
自我明有國使士者尊朱氏以一學術偉人碩士
彬彬繼出未有卓然以正學名者至先生始巍然為
道德禮義之學之首觀其遺言之載於讀書錄者誠
有意乎性命之傳而不敢為荒忽虛幻陷於徑悟躐
造之非一文一義替思力索有待旦忘食之勤階循
等歷次第不越多其聞見而後守以卓約自其脩之
身以行之家國天下者踐彛常之篤而閑軌式之密
庸言細行不忽卑邇充其祗畏檢勅之常心無一發
口舉足入於非禮豈不以形迹可畧而品節將由以

不存文義少踈則條理或因之無辯耶其端士則敦
世教倡厲聖學以興起來者確然獨守乎朱氏之宗
執器滯言之譏固非先生之所恤且將持是以為開
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夫浮誕情縱之末放也故其作
為文字亦必謹於體裁審於撰類發揮有闡乎物倫
詠歌有娛乎情性雖不為無益之作而皆有所据依
原本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學之所守然也知者觀
之固知其為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言者也誠
有德矣亦何事於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近世乃
有詭於知道而不能為文顧謂不足為也其弊將使
與文為二物亦可患也侍御趙玉泉君取先生之
文與讀書錄並刻之為全集以惠學者良有意哉許
南胡君繼趙公按閩中覽其刻曰是本朝之學而吾
鄉之先正也吾讀其書而講其道久矣喜趙君之所
為有合於志而謂其宜序之於是乎書

唐荆川文集序

明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
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
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
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

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太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為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君仕為翰林編脩復為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為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為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

學將進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
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
所為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
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張淨峯公文集序

明王慎中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
叔向子產臧文仲士會遽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為列
國之名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藐乎未之有聞管
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為獨盛各以其學為書殆將抗
伊周以自立顧溺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

柄决裂王道之全而支出於霸卒為學術無
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庫愈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
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能特立於世者也賈
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
以為伊管一以為將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
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興王彌綸太
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
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缺之餘不
為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不純師申韓
之旨或乖其寧靜致遠之言至使後之為書者以兵

法詭其傳亦其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
秩叙命討舉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
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陽之錫疇帝王之學
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幡然
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為堯舜其行事著
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為訓制禮作樂膺戎狄
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宸臨諸侯以寧周
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
之不可氓其道存焉耳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
於此也宜哉蓋予觀御史中丞張淨峯公文集嘆絕
乎之在此而慨其道之不夫行然其功烈之震曜德
義之彰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
得在朝廷常握節鉞以征伐戎夷為事荆粵滇蜀窮
四履之所至禹益之所徐侯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為
聲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
東馳轅道西控象郡蕪東西三方之南延袤數千里
之間皆諸葛武侯瘡瘁僅平之地謂公為今之武侯
非與自詭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之學上據
六籍旁括百氏流畧泛該而本統不紊細而不可不
陳者數捕而不可不守者法詳講而精擇博取而約

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變意不能匿乎其言
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叔末之制踵
襲寡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派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
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矣蓋武侯之學究於用矣
而當衰運崩折之餘其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
有其時矣而不得立於朝其道亦卒不究於用皆今
昔之大概也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
以閒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勸與獨
觀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為異術小
道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豁
兩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岳之為
河海之為涵出雲興雨姿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
常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逗深又足驚掉憚畏自失
其所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為人與公之弟
戶部君維直氏刻公斯文于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
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
乎道而功業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為盛也予
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攷論焉

朱碧潭詩序朱名汶

明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

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咲呼懽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異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坊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久迺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東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楮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詳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蚤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

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為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五子詩集序

陳鷗江一鯉干宗亮朱梧朱汶

明玉慎中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釘句協聲比律復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徃徃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孳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

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
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
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
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
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
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
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
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竒節怪行慷
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懣傲
睨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
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所
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竒節怪行
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倡和以為
極權旁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
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
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嘆此道之將
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
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
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
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

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
異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
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
微者成其名也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明王慎中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
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
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
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徇其習而誘
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
於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
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
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辨也今之仕者其得
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
莫如言官始仕為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
以為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
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
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為能不以法
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寤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
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為匿械畜機以

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為諄諄曉語不厭煩復惟恐其
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
憚以利見污常謹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
苟費一力後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
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
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為於上下
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為之者
下焉而為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為諫則不
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
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君
子固有力足以拂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
君之慾而至於為徇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
可哉然彼力遂於拂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
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拂民者其動之必有可
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
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
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為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
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
烏足以辨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
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所畏於上不見矜寡

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恟然嫗煦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烏能辨之宋侯是也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明王慎中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曹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髮髮則劓耳鼻然後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父母兄弟圖亦鄙矣獨怪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

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悃懇足以悲感仇讎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與夫髮斷耳刑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脩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為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為苟難者亦所以為未至與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迺今得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

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
姑固以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
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
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
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
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
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
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閣
惟第潛移默感其歆歔慨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
其辭標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
端引如鼓室中之鍾聲音不能匿咲貌不能藏况不
得以苟信其弟毋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
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為賢震異尚刻之
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
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
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
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節婦何氏敦獎序

明王慎中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為世勸其明有衆人之
論其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

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為勝負而君子者常持所
書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美
刺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蓋有苟獲王者之制而
違衆人之論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負雖其苟
獲有不為榮者焉蓋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
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
不為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
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
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蓋歎之
乃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
慕者乎婦不幸其夫死而不忍死其夫育其遺孤
養其父母完其身以歸見死者而心不忤是淑美之
德而卓傑之行也國家有旌節之典載在制令以待
四方之以其事來請而予之然其制令曰必年踰五
十王母之節皦然白著而年未五十以卒吏於是土
者莫不聞其節其為是土之民者莫不以王母之節
聞而亦莫之請也夫有淑德卓行足為世勸而不得
著以勸於世者制不設於上而論不行於下也上無
其制下之論誠行不得強而為之下無其論上之制
誠設烏乎知而取之旌節之典制之所載也王母之

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公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為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為致禮而教獎也君子之書於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衆人之論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可坐而計其不化裁乎而論存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裁乎而論不存也則世之欲勸者尤病之如是而君子之書蓋不可以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宜著於世以為勸衆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乎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不著而世無所勸則亦吾黨之罪焉故為之書曰何氏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為鄉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王先生歿其子天錫君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不為迫臆摧決急於一殉以絕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含哀致毀以禮自防無一發齒舉足之過以敗其志先生復生質之不慚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之以義其有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為王節婦云

考德錄序

明蔡元偉

考德錄者何松莊子自其身之所履從壯至老逐年登識以為考德之資也松莊子少不自揣量輒有志

於古人非聖賢之書不觀非孝弟之志不存非天地
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吾思也而氣
拘物蔽鞭策不前加以悠悠作崇故心怕出入日
知月亡隱憂而負媿者累月於是有考德錄之作考
德有二一則於予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時常省克而
志有強弱功有作輟每時識之自稽其理欲分數之
多少以為德學進退之徵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
有開即便劄記或論政或論學或感慨時事或議評
今古以驗其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為進德之助蓋所
謂考德者如此而已或曰君子先行而後言故言必
其行如子之言其淺近者固切於學者之日用矣
其成德者則聖賢之能事也而子亦言之不幾於大
言之不怍乎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若曰我何人斯豈敢學顏孟哉則不可以語上矣予
少有志於是而未能則不得不托諸空言以寄願學
之意怕寘之座右以時觀省求無陷於小人之歸固
非敢自謂已之已能以自欺而欺世也前輩如宋呂
東萊真西山有讀書記我朝吳康齋有日記薛敬
軒胡敬齋有讀書錄居業錄余心慕而竊效焉每愛
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史變戒皆不足寘胸中惟

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嘗佩服斯言以此兩端定
立程課雖苦於氣質局定終未能救其偏而淨其欲
而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紛華盛
麗不以入於其中故歷官雖久日不離功利窠窟而
此心淡然不存中間屢遭家難備嘗變故不唯輔翼
之不可幾而且摧折之日益甚每自嘆其所遭之窮
而此志終顛撲不破堅強不衰則斯錄之助為多晚
年丁艱之後絕意仕進閒靜之中道腴咀嚼益旨於
味行之以不息之功加之以未死之年務開卷之相
必期至道之有聞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合
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之地或可
以庶幾其萬一焉嗚呼吾恃此以畢餘生焉已矣猶
未知其啓手足之時何如也姑識之以俟

禮經會元通畧序

明莊如愚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精神心術之妙具
而為法制之原者是固不可得盡窺矣然以今而觀
其見於當日制作所以康濟民物浹被化理者信有
如朱子所云規模閎大條理精密非聖莫之有作也
但一厄於秦火而裂其全再鑿於漢儒而混其真悠
悠千古竟擁虛器是豈道之難言哉噫道非有限於

人而人之所為自病道爾蓋學者於道苟未有存則器局於小而於所謂統體之大猶未能以會其全苟未有見則識蔽於近而於所謂精微之奧猶未能以窮其幽是於禮經之實猶為外也安能張而相之以翊斯道之成哉所幸天未喪文而識大之賢世猶有望焉有宋蔡文康公崛起千載洞見道真於是著為禮經會元一書而其著作之大旨一惟以經為據且旁通諸說而折衷以一理是蓋以經訂傳而不泥於傳以心會經而不疑於經者信入道之準程學禮之階梯也近世夏氏病其名數太繁恐人於異世之後或有繫器以泥道拘勢而病治者則於周禮及書矣以為之節要將使學者得其簡便而易於為功也然不知名以寄實數以具理若一厭其煩而惟名數務去則其存於中者又奚望焉是既不得其主宰運用之妙而何以為融會貫通之實耶今其節要具在可考而知也予故妄為畧加斟酌一依會元舊本增入而遺其瑣細之一二庶後之讀者得有所因而會通而欲推而行之亦有所考而不病於無據此區區一念之私固亦夏氏之見也雖然簞桴土鼓而大音未散補綴而組繪之其為緋錦之害多矣予之為是固

未免於組綴之為若欲求周禮者則自有會元之書
在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明趙本學

竊惟天地之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
鞭朴治也則有兵兵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
法其事起於鬪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
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
已而用權謀正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
為仁義合王法則為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
質而攻虛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為道假
尊周為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
如其仁何與蓋人雖權謀而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
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有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
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
之本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
併其軍仲達不戰遺以巾幗以激之郭樸詐降泄人
言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
開門却灑以疑之何嘗不用權謀蓋事雖權謀而心
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剛岳飛
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

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脩身之法
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虜主和而
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
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為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
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為儒者之分內
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
書而潛究其理也明矣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
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
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扃鑰雖有曹操李筌杜祐杜牧
主哲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霸等十五六家
之箋不過粗略訓義苟且引証加以訛謬相承漸失
古文迨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
之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為憂之於是重為校讐
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之
曰校解引類使四方之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
難矣雖然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
不答衛靈公之問而因以為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
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孔子之不
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
於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



原件短缺

為義以孫子為賢乎漢唐晉宋及我 聖朝天下
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儒者生於其時遇國家有
難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
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之
惑不解故復推其說以為之序如此云

王順渠先生文錄後序

明尤麒

自聖賢不作而尚同立異之學熾於天下尚同之學
如矮人看場取必於人而無實得於已間有立異者
則忘本根立門戶亦不免呵佛罵祖之譏律之聖賢
之學二者皆非也何則理本天下之公而吾之心所

滅明興

天子赫然震厲嘉樂太始悼悔末俗布

令郡國蠲貸刑罰期惇本實與民共善是用丕變迺
南郭劉子拜湖州推守將行乞言余自惟闇不習民
事實未有藥石但喻曉 明天子意力行仁義迺

作而言曰惟天降生下民親戚君臣上下歲時祭祀
賓客以莫不親湖民愿惟耳目聰明實相視聽善則
歌舞碑石湖民哲惟趨利避害若饑者之嗜飲食蹈
水火者之求免湖民毅三善在民若固有之順其自
然仁義用光是故君子不為區區之愛諛忠不為察
察之明昭智不為子子之貞植強慮作法於身有不

蘇盡而刑罰長也是故因愿以教愛則忠因哲以通
明則智因毅以樹貞則強三者備而天子之用章矣
雖然子司刑名余言仁義子治湖州余言天下博而
寡要非妙理也但觀世之以事設忠而俗薄陋以譽
昭智而下困惑以法植強其流頽靡至不可止茲刑
罰所自治 明天子之意其有痛於斯乎劉子曰
然子言藥石請志以治湖

贈近巖楊子叙

明張志選

天官遊天下士可師者得楊子以請 上可曰其

以貳教壽州衆賀之楊子肅然而懼曰夫師也匪名
分是崇亦模範之道是急凡今之士雕蟲擗藻擊耳
已矣周務而能馳辯而通然而振民和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其誰與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天下
治必善治其亡如師潛道之速刑則後之是故尊嚴
而憚耆艾而信誦說不陵知微而論非所與論於術
也迺若經義治事水利算法世稱蘇湖條約迺其效
最淺近是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張子聞之曰善哉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若楊子可以為師矣可以
為師矣

劍經序

明俞大猷

敵學荆楚長劔頗得其要法吾師虛舟趙先生見而
笑曰若知敵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
是乎敵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思而又學乃知天
下之理原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
原於約復以質之先師曰得之矣夫首之大嘴牙之
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為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不
相稱焉兩不相為用也身之大手足之小不相稱焉
兩不相為用也鳧以掌大而不能棲鷺以嘴大而不
能啄鳶以翼大而不能擊狼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
尾長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駑以鬣濃而鈍虎以項短
而力兎以前短而狡鷄以爪細肩廣而善闘犬以手
淺尾銳而善獵疾病之人手足鞅掌者懶臍腹彭亨
者倦頭項癭癘者偏腰脊薄弱者痿前急後曳者躓
無不有勢存焉聖人制兵師之陣必有奇有正必有
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有中央有左右必有
權奇必有游闕其陣不一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
疏數之權度大以稱小小以稱大人以稱地地以稱
人無不勝也然則舍萬物之情以求行陣之法者遠
矣一人之闔有五體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為之前
後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踢一體偏廢不能為也惟

伍法具於一人故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
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
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一
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一人之闔身體手足皆
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右者伸之於
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
五體不能為也故伍必以三人為正二為奇什必七
人為正三為奇八陣必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五軍必
三軍為正游闕二廣為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
一法也人之善鬪者一身四肢屈伸變化有無窮盡
之形故前正而後奇忽焉正後而奇前正聚而奇散
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正而騎奇忽焉騎正而車奇自
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萬人之變化猶一人
之伸縮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無不勝也然則
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上古聖人觀之
於天察之於數驗之於易推之於度取之於身証之
於物曲盡其理而法為伍法以教人可謂明且盡矣
忠臣義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學必求乎實用氣可
以運量宇宙而謀又貴於有成彼覽影偶質豈能改
獨指迹慕遠何救於遲也耶猷謹將所得要法著為

劔經以告後人世有真丈夫當亮予志

司徒新山顧先生教劄序

明張天叙

嗚呼此元老新翁教家手劄也翁登己未進士敷歷州縣部署藩臬卿寺其宦績收之傳誌勒之碑板采之實錄書之太史者天下所共知也至于鄉行家範非其鄉人後學受教而知德者則未易知也溯翁之貴幾五十年自少至老耄氣靜神開心清欲寡筋強骨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嶽即之溫然如霽月光風少讀書泰嘉巖每朔望月考或值烟雨衣巾靴屐自山而下事竣即還山讀易每三百遍如是者十年其於

應運養發為文章措諸事業以當大任者夫豈偶然之故哉自奉清苦食無蕪味歷州縣即署尚未製緋衣及入湖藩有大朝賀始製而服之終身也子姓化之皆布素儉質家無結襪之僮門卻官給之夫廳事前未嘗答一細民至奚奴放恣者必杖至百子姓稍為非義則嘆咤憤惋竟日必引罪悔改而後已故終翁之世無附勢來歸之僕隸無怙勢凌人之子姪沒垂二紀而清白之遺雍肅之風儵然完潔不櫻垢氣身存身亡猶一日也蓋翁心源湛虛儼若神明操履端嚴不愧衾影持身之介澄之愈清嗜學之志老而

清源文獻卷之十終
編篤即此一劄而所以脩身教家以及國人者胥積
此矣是劄也翁為司徒而元子濱洛夫在太學姪孫
懋齋君明德幼鞠于翁委以家政翁懼宗人有所挾
而縱也故手劄十數訓之皆守身保家之道自強遠
恥之方可觀可法所謂夫子之家事治言於國人無
隱情者非與懋齋念翁手澤請諸濱洛叔父哀為卷
帙將世寶之示余索序余展讀泪簌簌下愀然如復
見我翁也聊述梗概弁諸卷首

清源文獻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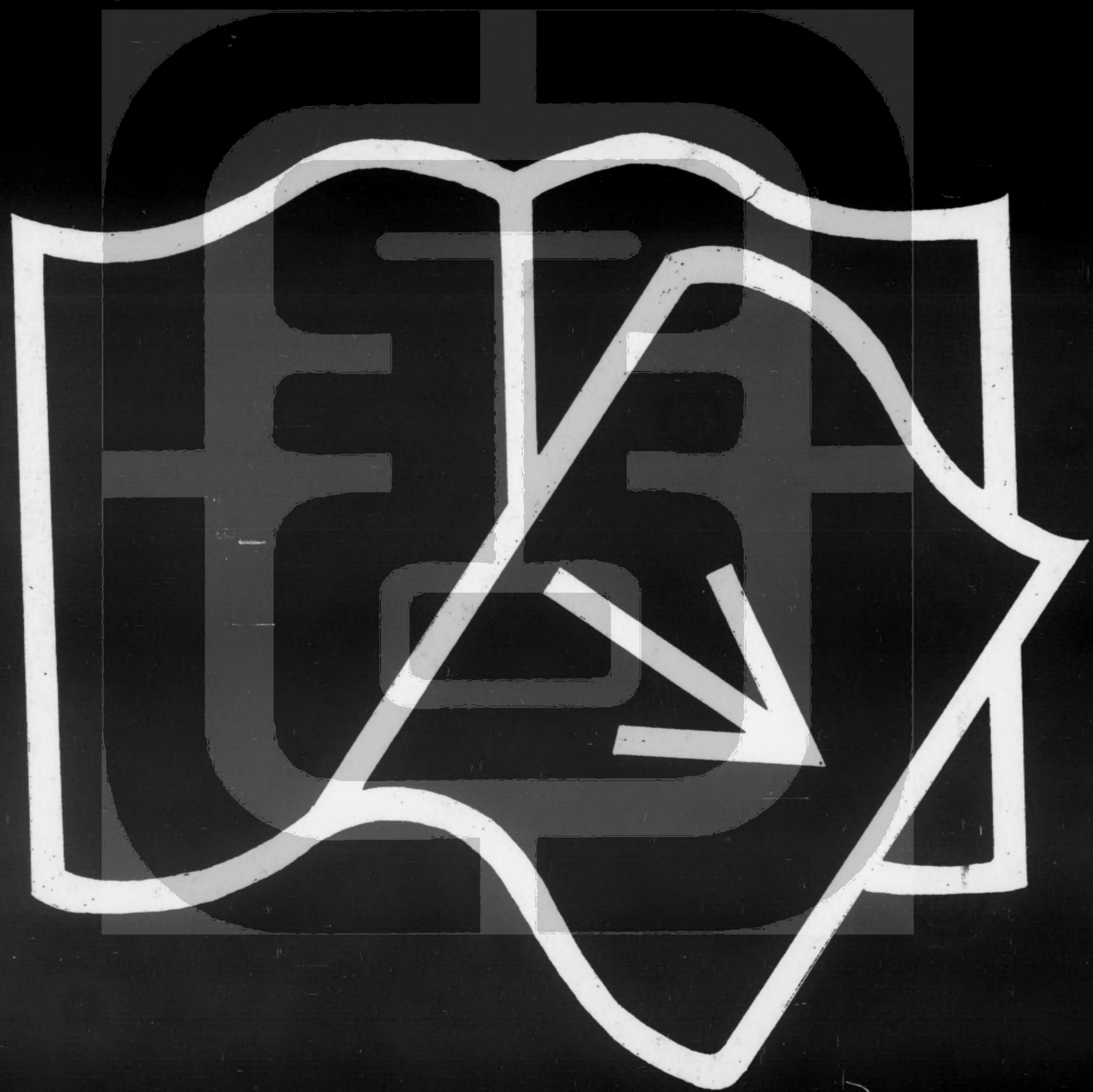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序

水政書叙

明徐榮

大臬伯朱公欽奉勅命荒度土工于南甸暨浙東西
深有意于經體以立民極命郡縣有司百執事圖上
山川夷險廣輪形勢編纂成書永賴世世以縣志首
叙後及下吏榮俾究水源之來洩列興脩之利害與
夫工力之給于公私復古之意可知也榮受命以來



原件短缺

蚤夜祇懼慮無以稱德意乃詢耆耆稽乘載遂拜手稽首言曰縣西北不百里為太湖太湖吞吐蘇常湖宣歙九陽荆溪諸水汪洋浩蕩地絕天通寔東南巨浸也東道三江入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水勢異趨古蹟漸奪東松二江俱失故道惟婁江納太湖之水東流入海不改其初縣西二百里許為杭之西山西山之水達于運河同于澉浦會于秀東過于縣治至于張涇北折于風涇白牛塘入于邗又東過于松江至于黃浦北達于婁江入于海茲水之大致也夫水生于天一出于山下浸淫于百川朝宗于東

稽者乎昔宋趙昌言惡豪民穴防規利因隄吏告

徑取其廩積督令砌築而陳襄以運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茲者沿海居民趨塘覓食潛謀穴石頻致坍塌設能發摘奸利用威董理富則科之以儻貧則罰之以差且蠲海鹽諸科色役分派各縣俾令專供海塘因其所居里分限以所守丈尺小壞則責以獨力大壞則資以口糧而不與之直抑亦可將嘉湖歷年脩塘供支悉貯于藏永為濬江疏渠築隄開陂置杼之費則逆流之勢捍田疇可無斥鹵之患矣周官小司徒族師鄉大夫均人之役法其水政

之所當稽者乎按古人之法而行之於今刻水之害
而因以興其利由此而經營四方霖雨天下則江淮
河漢之水皆當順軌四隩既宅九州攸同神禹之功
其可復也已夫胸中有洛書而後能明水之性胸中
有禹貢而後知道導水之道公之餘緒也榮下吏何足
以道古亦以對揚休命不可但已是故僭書以獻

贈廖東雱督學山西序

明李愷

二十年秋八月北虜寇大原城九月復寇岢嵐諸州
至石州而還文臣武士胥心戮力以捍禦虜患山西
提學副使胡栢泉君上議夷狄侵入邊徼寢備遠近

光禍慘傷夷人驕滿跳嘯臣不勝惋恨敢瀝誠抒

愆苟玩懷携貳蕃牧利具十事奏入京師 天子

大悅綸音孔嘉賜秩優異迺更其職守俾顯意疆場
以分宵旰之憂于是工部屯田司郎中東雱子實膺
寵命表正茲土予謂胡大夫忠勇有斐廖子代之器
量道術當比德亡殊嘗與之遊見其舉動尺度詞理
明切治行精絕雖慕羨之猶以為豐鼂從事庶幾逮
之粵在己亥 皇上南狩睇望顯陵歸至自楚思

與民休息庚子之春訛言再幸道路有司行宮夙戒
糗糒早橐人情洵洵咸謂乘輿且駕而隱變叵測子

內告司空今南面垂衣靜養萬壽不奏毀所經殿所
不惟妨時耕種且搖惑民志疏入 上報罷之吏

士歌頌河以南大定君子稱是舉也 上心曉然

仁恩汪濊于下廖工部功儼之斬將塞旗或過之且
大臣小臣各各懷忠不發子不動聲貌以一疏消國
疑慮而奠安之不賢而能之乎夫士讀孔孟之書平
居孰不指明神天陳說今古凌轢韓蘇一旦出履王
廷下者改節徇人次者硜硜謂信約約謂恭一事繫
利害得喪至微細每畏懼退縮而肩荷不勝由無義
理以充內誠不足而才困耳子強立不反誠與才合

胡君為政光大前休居則文事急則武功異體同
符予又聞三晉之士多厚重質直之氣亡浮誇之習
茲漸濡教澤以薰融稟質當有殷傅說周吉甫者長
育於其鄉以威猷狃以佐中興茂不濟矣夫士之仕
也以身報國者隘以人事君者大子其勉之

贈東莞陳君之任九江序 明李愷

東莞陳子守九江問曰政有定乎吾將矩也抑齋子
曰無有定曰政無有定吾其規矣抑齋子曰無無定
曰何謂無有定曰昔九方堙之相馬也牝牡驪黃亡
觀焉而千里之馬至是故省機而發張弛不可度也

驅轂而御疾徐非所豫也故曰執方之謂器通變之謂道然則曷無定定乎曰子不見捶鈎者失其鈎芒則不得魚仁愛郡守之鈎芒也因天之時則地之利均物之性堯舜釋是無以得民其要在身之已矣是故強之以志無弗邁矣守之以廉無弗靖矣體之以恕無弗平矣御之以敬無弗毅矣出之以簡無弗入矣持之以憲無弗勅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上不親民而曰民不吾親猶身啗菽粢而欲民之能舜也今夫大江之龜可呼而豢信不失其常也續紛之絲解而理之而經緯成故為而無為必有攝也刑而無刑必有畏也令而無令必有懷也志銳而求治迫則棘其敝也擾苦節而自信大重則矜其敝也苛寬綽而少斷則民易其敝也玩愒號而中無主則多疑其敝也恤簡靜而居無事則近怠其敝也蠱守經而行無權則物泥其敝也割是故政舛而毀來上慢而下怨矣審時應物幾之融內剛外巽中之和屈身以濟事智之哲明義而闇德養之深有其名而不有其官氣斯直有其政而不有其名行斯篤有其道而不有其政心斯醇子言之在親民親者親之也故曰如保赤子心誠而物動矣陳子曰然無定而有謂之

方有定而無謂之員方而員一而變吾知所以為政矣

贈徐履素分教遂昌序

明李愷

今上壬寅鄉先生徐履素計偕至京數試之咸列高等明年夏五月司教遂昌介山李氏愷贈以言曰履素君古之經師也遂昌士聽之哉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

國朝懲唐宋之敝特罷詩賦專用經義革薄從忠齊民以常道也

成祖繼統命集儒臣開

局纂脩五經四子不用古疏箋翼以濂洛關閩諸說義理詳密表章遠哉宰相入告之資經筵啓沃之助

學校選舉之實皆以明經不肯傳註為主本行之既久入耳浹心經生學士老師宿儒爭辯橫議死守不貳其所沉潛訂證者豈但宏旨微詞乎圈置內外句讀先後演之繹之思之釋之仇之羿匠妙悟神應惟心虛靈而殼率規矩師弟子必遵由之朱晦翁平生勤苦精髓在學庸語孟自謂無遺憾者在詩與易蓋皆公親筆不假乎門人云爾愷嘗學詩矣古原於商周謠出於里巷精合於律呂體本於情性用感於神明道通於政事然言微婉幽揚誦之者多不得所以弁其章句而忘之晦翁解詩先為箋註多用毛氏後

言樂歌正意畧增減一二字咏嘆之其味深長躍然以興假使卜商曾申根牟子而今生也亦不能為異同 孝廟以前士人一意本領之學科目人才皆敦厚正直寧執滯而少浮華服習其藝因以約束其身書云歸其有極是已後來倡為一切道學之名動欲體驗未發之中而不及於明審焉慎之教其流幾以六經為龐贅傳註為芻狗排新安為支離取鵝湖為超卓肆其竒變紛然雜出其下飾以雕繪搆以軋齒畔經失傳不悉註中何解或問何辨主者且眩惑無以勸沮風俗下矣惠安小邑也介於莆泉衣冠禮樂之澤不絕如綫惟毛詩一派近執其藝以歌鹿鳴刊文以獻者恒不乏人後生秀士得魚忘筮以為聰明體裁之效愚謂前輩曾林徐謝四君子講議訓詁功寔倍之林謝之門愷幸竊其緒餘徐氏之門鄉人顯者多濡其化曾體元氏之學雖淨峰公詔自父師一變至道少年亦麗澤其間予嘗見履素與吾二師友也發憤鑽研餐寢俱廢集註大全猶日用飲食然其所操行脩辭一詭於經則惕然曰非孔朱法也今晦於時老將至矣自關雎以至殷武問之皆能舉其詞隨大小叩之咸得其益遂昌邑萬山中其俗質朴

猶夫吾邦也其談天說極猶夫世也幸獲聆其聲歎
辯難問疑其所成就不亦休與君事親孝謹省已抑
畏佩其誦法不離於造次不特施教之方入於上乘
遂昌士聽之哉若曰守註無可喜之論良知有直截
之徑則非予所敢知也伏生九十歲背尚書二十九
篇口授之掌故鼂錯董仲舒以春秋為博士災異郊
禘盡據經以答漢時顯門之學貫徹精熟言行以之
故漢治最近古今日一道德之制胡為改其舊乎予
嘗有感於履素之不遇虞士人忽之而因有感於世
變也於是乎贈

送林次崖知欽州序

明周天佐

嘉靖歲乙未大理寺丞林次崖公以論遼東事觸忌
諱謫欽州時吾泉士大夫秩於官者惟次崖為尊及
其出也或相與語曰吾泉其衰乎列卿獨一次崖茲
且不能容於朝矣予嘆曰不然也夫人才盛衰誠不
於其秩之崇卑與其分之踈與戚也吾泉仕者與朝
廷踈遠 天子寵光所不及天下之所知也至其
為國家忠謀不為爵祿牽繫而直言以報 天子
乃於泉得一人焉亦天下之所知也且予聞次崖公
奏議方上雖中官輩有願一見而相語者曰不識林

公何狀夫人如中官且知慕次崖則天下之仰慕次崖公者當何如耶然則泉其盛乎或默而退予乃戒從策馬造次崖公之廬而謁焉公適檢點行裝古書浩瀚一見而戲予曰書其能誤人耶予曰不然惟次崖能多讀古書故能為今日事次崖公其不負於書書其不誤次崖矣公欣然而笑乃告余以必去之意曰平生所學為何使今而默默居棘寺指日可得大中丞吾本心幾壞盡矣予不肖方由秀才被舉到都下居數月見士風與時勢相趨波蕩風靡鮮有存其初志者則嘗竊嘆曰今世之官皆壞人心術之具也不如吾秀才輩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予聞次崖公言甚喜次崖公能不以官壞其心也古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次崖公其人也歟公卜日啓行祖道郊門者皆賢公卿大夫名士行色甚壯予亦蒙恩賜歸娶方與公同歸是歸也即欲劾次崖公之多讀古書他日即欲劾次崖公之敢為直言不壞本心茲予志也并述以請教次崖公非敢言贈也惟公以為何如

重脩泉州府志序

明康朗

余嘗覽觀泉郡歷年登科諸錄自國初迄于嘉靖隆

慶之間殆二百年於斯為盛而舊志闕四十餘年
不錄又嘗欲知一郡生齒之數則舊志無載靡所考
至稽邑籍采風謠則云自嘉靖末寇亂兵興賦役日
繁戶口日耗而生民之苦倍於往昔矣其籍之存者
類多虛數而已夫人才由戶口出人才盛而戶口衰
此豈細故耶盛衰之際得失之迹此弔古者之所慄
慨而歌好古者之所托始而述有志復古之治之所
深觀而議發憤而求者也姑孰靈湖萬公自司寇出
守是郡質直有文平易而惠雅意菁莪之化而士知
興起彈心鴻鴈之歌而民用安宅于今三年蓋盛者
益盛而衰者亦有完實之漸矣於是喟然興嘆以為
外史掌邦國之故今世史無官吾為郡長而使志不
脩邦之故事不傳民瘼鬱而不昭墜賢士大夫之業
不述闕莫大焉乃告諸巡按都御史任齋塗公巡按
御史又池王公暨分巡僉事心泉蘇公擇鄉士大夫
之有文者禮致之分主其事而總裁於尚書葵峰侍
郎小竹二公同誠協力整齊故事羅網舊聞約舊一
十七志而為八志凡卷二十有二迄五月而書成朗
得而伏讀之見其綱約而目該詞核而事詳山川則
究其脈絡源委城邑必表其年代廢置戶口賦役之

登耗據事直書而治亂自見人物官守之行蹟或傳
或註而流品自昭凡若此類多發前志所未備至其
不錄去思之碑生祠之記以絕諂諛正浮偽尤有益
於風教吏理非獨文與事之薰核古所謂竊取之義
蓋得之矣其於興衰保盛之政教豈少補哉既成余
故不揣其陋為叙其述作之意

訥溪周公怡文集序

明洪朝選

國家優容戇直崇獎忠義旌敢諫之臣廣不諱之路
至於弘治間極矣

武皇嗣位朝政寔非然巡遊

之遠未及於赤水而祈招之諷闈宦之權未至於十

常侍而掃除之規更進迭諫甚至駢首交臂後容陳

義於闕庭之下而不悔者豈人人之皆忠義哉

敬皇帝之澤有以淪其膚而作其氣也然自是漸流

於訐而無有乎包含渾厚之風涉於黨而反成夫立

敵相攻之害

肅皇帝臨御既久心益厭之時惟

富平斛山楊公太和晴川劉公太平訥溪周公以正

直忠厚為天下倡其處心積慮惟欲納人主於無過

之地而非欲章其美也惟欲大小臣工共成乎和衷

協共之風而非有朋比愛憎於其間也故其言主德
則惟防未萌謹將然言臣下則惟嚴君子小人之辨

和正忠佞之分言天下事則惟分別安危得失之所
以然其至於治且得而不至於失且危者之所由自
其他激發摘訐分曹立黨之事絕不為也 肅皇

帝終以為疑故雖三君子之言不能入甚至於觸忌
諱下詔獄繫再更冬既宥復逮凡在繫者五年而
肅皇帝之仁終不忍殺也故三君子卒以生還異時
稱 肅皇帝之仁同天地而三君子忠義之名由
是滿天下然三君子終不以是自滿而有識之士稱
三君子者亦不以是為極摯也嗚呼士患不知道耳
焉知道則其於為善也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之

之於衣足於其性而已而非有願乎其外也故其
業雖軒天揭地人以為不可及而視若無有也其節
義雖飛霜蝕日感空中之神語人以為異而視若尋
常也其震暴光耀與非有所加也其湮埋汨沒與非
有所損也三君子是已始余識訥溪周公於良鄉公
方以行取入京繼識公於山東則 莊皇帝改元
之初去良鄉時已二十五載矣公居閑已久一旦復
用復因言事以出年既衰矣而剛方正直之氣不少
挫也以是慕其為人屬予方復命因薦公于朝公既
沒而其弟京兆少峰君裒其集凡四卷予讀之其文

本於義理其詩出於性情其尺牘諄諄與人為善其
雜錄種種歸於名教而任道之重求道之切則隨處
觸機而發若無須臾可離者始信知公之不謬也因
序其首告於有識之士庶知公之平生非止忠義者
而吾黨之士之欲為忠義者之不可安於一節一行
而當取法於公也

王遵巖先生文集序

明洪朝選

天之生才何其艱哉由千古之後邈千古之前而得
一才焉則人以為景星慶雲之不可再覩矣由千里
之內邈千里之外而得一才焉則人以為祥麟瑞鳳
之不可再得矣夫所謂才者非特一郡一省之才也
其才足以蓋天下蓋一世乃足謂之才也人之視不
過莽蒼有能自齊魯而見吳門者此乃謂之絕明也
人之力不過百斤有能舉百鈞之重者此乃謂之絕
力也人之聽不過垣墻有能聞戰蟻之聲者此乃謂
之絕聰也夫才豈異於是乎毫芒絲忽纖悉微眇而
智慮之所必該磅礴混淪洸洋頹洞而精神之所必
貫超乎無垠至乎無始而心思之所必造入於九淵
潛於九地而識趣之所必詣信口而成珠璣錦繡凝
眸而視十行盈尺窮之以事物之賾而無不應也亂

之以清濁之淆而無不周也是豈一郡一省之才而能如此哉使世僅僅有一人焉景星慶雲祥麟瑞鳳豈足道哉以余所見若吾晉江王君遵巖真其人也君以弱冠舉進士年方十八遭時

聖明藝術之

士紛鶩於詞林才藻之彥馳騁於皇路者人懷隋珠家挾和璧君顧視其間頗亦有意日閉戶讀書夜藏膏帳中如是者二三年出與詩人文士方駕並馳諸詩人文士望之絕塵莫敢與扳君才既高識尤絕倫不以自愜也已而棄去前所作直窺先秦西京下至東六大家之文得其指歸由是變竒崛為平直化

棘為悠永而君之才氣沛然有餘下筆一掃數千言

滾滾不休而包涵蘊藉蔚有深致至其底於神妙不

可測知發其意之所欲言而得其心之所未有雖君

亦莫知其所自矣君雖習學詞藝而孜孜講學日與

青衿之士談論演繹而門戶廣濶見者無不容受延

納予嘗館其家半年君無一晷之間無客也交際親

賓親踈泛特去者方休來者接軌夜則讀古書課家

事作東答四方賓友畧無懈怠頽墜之意書一日輒

十餘行下一經手未嘗再覩書至千餘卷君蓋無所

不觀而亦未嘗再觀余嘗翻其架上書書無一卷完

者讀竟即為人竊去亦不復顧也文章極工造意微如針芥而推之至於華岱細如涔蹄而達之極於溟渤在他人不知如何造端立說而君顧高之無不覆傳之無不包人以是高之形容人物如點睛盡神色相形聲奪其形似成吾天然雖學者極其模擬終莫能似也蓋君之才得於天授上之足以躡藉六朝之沈陸下之足以凌厲近代之徐李餘子碌碌固不足彷彿其藩籬者况敢望其堂奧乎此天下之士所以推君之才為蓋代之才為蓋天下之才也夫豈私其所好哉君既沒而其壻進士莊君國禎子庠生同慶輯君詩文為四十卷余因付之蘇守劉君濬刻之而序君之才如此

送陳太守序

明洪朝選

均之為人或內地之為人則便佞柔給飾詐作非至於智巧機械襍然而並出或中州數千里外之人則鈍訥悃幅多質少文至於忠信誠樸渾然而未泯若此者非內地之人不如中州數千里外之人而中州數千里之外之人能賢於內地之人也其故內地之人生且長於富饒繁輳之區五方之人又從而牙錯繡居其間耳目之所漸染心志之所蠱惑皆足移其

中而變其舊其至而為之長吏者又皆有過人之才
兼人之智喜多而鬪巧鬻長而伐異於是所以御其
民者不務出於忠信誠樸之道而反以過人之才兼
人之智網絡而繩繫之民於是益多其變詐設其機
阱以務出於智術所不及是故其變日深而去古也
益遠中州數千里之外其地僻遠其人生於山巔海
聚之間饑食而寒衣早作而夕息無五方之人以蠱
其耳目而亂其心志至而為長吏者又皆淡然無足
見喜於世世方用以為棄謫踈外之地故其至也亦
多以無事為治上下之間漠然如結繩垂衣草食木
茹之世蓋昔者孔子欲居九夷而老子至卒於流沙
而不返豈非以內地之人其俗已薄其人已漓而中
州數千里之外猶隱然有忠信誠樸之風故其未至
也則欲居之以忘其憂其已至也則遂樂而忘返者
哉今天下士民之彫巧變偽之日滋可謂甚矣而內
地之人之漸染也尤深毋亦生長於繁富之區蠱惑
於五方之民而為之長吏者復有以激而使之乎不
然何其變之速而入之固也獨雲貴之間號稱朴野
其地蓋在中州數千里之外五方之人之所罕至仕
者之所不欲往而今往為郡守則郎中陳公又吾所

謂淡然無足見喜於世者也君質朴敦厚有古人之
風兩為縣令一在祁門一在溧水皆富饒繁輳之地
其民乃智巧機械之尤甚者然君一以至誠待之居
常無事而兩縣亦治夫以內地機詐之民而君治之
猶能使之不純變於俗而稍近於古以忠信誠樸之
民而君一以古人之心處之其有不純為古者則吾
不信也往時見為守令者患不得其良士民而為士
民者亦徃徃患不得良吏今吏之與士民兩相得也
其亦可以復古矣乎故於君之行也有望焉

贈月洲張先生之洛容序

明翁堯英

余友月洲張先生分教西粵之洛容也人咸謂遠且
陋非所以處先生先生怡然喜以為吾舊游之地也
而去今十五年已忘之矣海門子嘗宦游此邦也由
京入柳之路為我言之柳之路有自楚入者浮大江
循臨湘下桂林若是其險也有自越入者踰梅嶺由
蒼梧遡象臺若是其紆也有自閩入者由甲子入龍
川循羅浮若是其梗也居易俟命志之所至即至矣
無所謂險易遠邇也世稱豪傑之士翔奮君子之林
者可多數哉然或陟據通顯或投置冷落或騰茂初
年或收功末路其途不同其趣一也士所遇亦何常

之有余觀漢興重文學爾雅博士學官著之功令維
時言詩如魯申公者年九十餘矣其徒王臧趙綰等
力薦于朝當是時安車駟馬弟子傳從天子為親問
治亂之事力行一言何其壯也今先生詩學為世名
家年未逮申公而志不讓焉何有途之險易遠邇哉
先生行矣申公退居謝賓客弟子自遠方受業至者
猶以千餘人先生方啣 天子新命涉萬里以教
出平生之素變一方之士夙莫橫經口傳心授隨才
培植之又以其餘大肆力文章俾與柳柳州頡頏上
下皆先生夙志亦餘事也 聖天子壽考作人嘉

憲文學方且重儒術制作以崇化本庸知不有嘗受
先生詩如瑄臧輩者言之于朝安車蒲輪以迎今濟
濟多士乘軺傳從者相踵耶夫老驥垂耳於林垆人
將以外閑下乘視之然壯心猶在一試之羊腸太行
顧盼千里先生勲業毋類是乎於是先生躍然曰詩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吾
與子相從筆研之好有年矣切磋之誼吾何以報子
也請敬服斯言

沈潛吾先生遺文序

沈名亨
有士行

明張冕

昔程正叔稱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今觀其所為

學孜孜汲汲求情質之偏是務去點檢一矜字按伏
之斷絕根萌使不滋長若雲消雨霽一腔洞然然後
充拓有地道心日著駸駸然日造於高明而不自知
嗚呼此切近之學也學者用志于茲者亦少矣夫學
莫貴於為己志於為己者則必求身心性情之益情
質上有一偏曲即為心累本原之地不能主持欲其
入道也難矣故學必先定其志志必務去其偏以合
於道近世之有志於學者吾於沈潛吾先生得之余
昔讀書一峰書院朝夕侍先生見其潛心性道闇然
自脩卓然以古聖賢自期待其所聞切要語則云心

術上要致其光明氣質上欲矯其偏邪雖一事之微
必指而示曰此吾心之有係累處不過其端則邪心
從此滋矣凡傲惰忌嫉飾觀逢迎一切墜于情質之
偏者必諄諄規而正焉其用心本原之地不惟自攻
其慝而相與以責其善者一毫必示底止務得其本
心而後已嗚呼其庶幾切問近思之學也哉余未知
先生所得與謝顯道何如然而心地峻潔性度雍容
言溫而確行篤而恭至於義利公私之際纖悉隱微
無不詳辨而謹嚴之在家則孝友無間於內外在鄉
則行誼推重於縉紳歷官所至則禮教融洽無不薰

先生之德而享其化非粹然有得於道而與聞濂洛
關閩之傳者其孰能之平生所著有周易說論孟辨
太極解啓蒙疏皆心得所發有功先哲者余歸田來
索諸書觀之已多逸失所存惟周易說太極解及詩
章文賦耳其孫某復出先生司教新會宜陽時諸作
示予予閱其序諷童子問刻朱子家政序說勸行親
迎諸篇諄諄然闡明脩己治人之方綱常倫理之懿
作士行扶世教率發乎平生所學之正以淑諸人者
也乃作而歎曰先生之職止於教而其用在於淑世
先生之學先於誠身而其志則兼體用人已而致之
者也余蒙先生之教每自點檢身心其有負於指示
多矣乃今捧誦遺文猶恍然先生之臨提省我心而
詔誥之也於是書以遺其孫某俾歸而藏之且以識
余寤寐先生之思云

見吾陳先生選稿序

明曾承芳

吾溫陵陳見吾先生以直道節槩表重當世雖厄塞
黜退不盡宣其用而道業文章歸然一時學士大夫
咸亟稱之余從公游垂十餘年方欲從公棲遲相與
論文於涵江紫亭山水之間比余乙卯謝病歸溫陵
公則宛然以死矣何其悲也公之子爾身氏懼其遺

緒之弗宣而懿善之遂泯也梓其選稿凡若干卷委序於余余既受而讀之因作而嘆曰文難言哉文難言哉夫言聲于心也文以達之發舒性靈宣暢道真於以經世而昭軌是宇宙間昌大流行之氣而直道之所融貫也今夫乾元動直則雲雨品物變化流形天文彰焉坤道直方則艮止坎流四維奠位地理著焉人道正直剛大流行充塞故經緯萬端繙綸炳煥人文之所宣朗也世衰流失直道渙而人文漓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喟然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嘆斯

文之不泯幸直道之猶存於是因曾史作春秋春秋者仲尼所以寄其直道而祖述文王之文者也故直道也者生斯斯謂性集斯斯謂義昌斯斯謂氣煥斯斯謂文世儒競談菁華不究本始工雕鏤崇纖妍靡嫚綽郁不由心聲而昌大剛直之氣亦因以泯沒此余所上下古今慨然有感於斯文之際也見吾先生天植其性狷介方毅不能與塵俗俯仰以春秋舉明經一日而屈八閩之士一時人士莫不歛衽推高而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褒貶勸懲大義未嘗不再三焉蓋有意於斯文而潛心仲尼之直道者也舉

進士登仕籍確然砥礪不為脂韋突梯聞其風可以
廉頑起懦入居西臺抗疏開陳治道秉忠嫉邪橫遭
訕刺排擊瀕死而浩乎其氣不衰也及退老于家杜
門謝客沉酣六籍討論天人馳騁古今其剛毅慷慨
之志徃徃發為文章今讀其文其義斷而裁其氣昌
而達其體宏而肆旁羅萬彙則群玉之藪本祖仁義
則聖賢之稽匡世經務則廟廊之揆宣鬱暢和則風
雅之度斯誠直道之經緯而近世宗工所罕儷也然
先生游宦於世抗激齟齬不能少貶而為言遜其退
而表正鄉邦侃侃巍巍又不失為危行則雖不得盡
宣其用而表重當世者其以此哉嗟乎直道不行命
也時也而剛大流行之正氣幸有托於斯文則先生
又何憾焉先生諱讓字原禮紫峰先生琛之弟紫峰
以易學名先生以春秋名一時學者翕然宗之世稱
二陳先生云

陳紫峰先生文集後序

明丁自申

紫峰先生文集萃於家塾梓於書坊海內爭愛而傳
之寢病未廣自申之入蜀也則取令子及峰君所遺
抄本而翻刻之既以請於文峪母公序其編次矣復
不揆蕪淺而掇其後曰惟文之弊于今有可言者自

周文郁郁誥誓繼謨訓而傳歷漢而唐而宋代有作者各以所長傑然自鳴一家秦與漢之不可為周與唐之不可為漢宋之不可為唐也且言人人殊非獨其世則然自曾思孟著書同宗孔氏之道而學各有從入言各有攸當要以文其意之所欲言闡其蘊之所未發其為道相謀則均也彼老列莊荀數子雖皆為偏曲不該之見然彼馳騫其精神鼓舞其筆端騁雌黃之雄辭而爭為道術矜赤幟者今其書具在人自為家可讀也何至如今人沒身塗俗學之口耳而張吻啖秦漢之糟餘哉夫唐宋文稱六大家氏推本

韓祖孟歐祖韓柳與韓頡頏蘇父子一門曾王一時較相考訂而其文務去陳言前後相掩不可謂非步秦漢絕塵者而無秦漢一句一讀何也鎔金在範色象肖而規製別矣豈今人命辭顧出六大家右哉宋人有言黼黻刺繡良錦也尺寸而割之則綈繒之不若世之刻意班馬句字而模倣者皆割錦之類也即使優孟如叔敖吾猶惑焉今觀先生諸作本孔孟之學術程朱之義理而發以自然之文章固不當與文人題品然其推嶽倒海之氣媚澤輝山之精卓乎成一家言未知與數君子相伯仲何如自申恐世之讀

斯集者執蹊徑以求先生之文將茫焉而無所入故
為是說以質正焉若先生之吟咏性情則愚嘗以比
於宋儒康節方追悔少作而以為未盡也觀者因是
文而得其意於文之外或可想見先生云

懽齋劉先生語錄序

明張峰

余讀懽齋語錄行狀知懽齋以道德氣節凌駕一世
以故與世迥異功業名位不克大顯於時浩然退居
錦屏山中聚里巷英達以講明心學視世之寵辱不
足以動其心真人豪哉夫道德氣節皆性也善學者
率其真性而已懽齋自習舉子業便以心學為己任

既登進士歷縣令州牧引躬遂巡下位氣節軒昂愈
脩飭不肯錄錄為趨時態時方務為卓鷲矯桀之行
爪搔其民以迎合人好惡而懽齋恬然與民相安循
良古意時出科條之外圓鑿方枘莫能知遇不得為
京朝班列再遷同知廣平適為道家言祠官入境當
迎謁即日假以送母還鄉解職事西歸部使者趣留
之不顧及其抵家也屢檄之就職不顧已而晉南都
郎署清秩矣又不顧部使者竟不愛惜懽齋遂講學
以終其身此非其道德實有諸中而氣節性成不可
以困頓改易者其能然耶昔在成弘之間士之以道

德氣節立門戶者天下學士大夫靡然宗之如景星
慶雲不可嚮邇而士負是名者亦斐然成章即居軒
冕而氣槩自別凡品不幸忤時勢嬰羅罅尤顧藉身
名靳毋少損而當軸者委曲保全未忍報罷即罷猶
抗其名高因之以激勵風俗故兩朝習尚淳雅士大
夫心跡是非明白而無所媿媿也當時道德氣節章
章著者如王陽明林見素指斥近佞瀕九死迺得全
其性命及天日廓清近佞誅戮而二公遂以此成名
躋陟公卿負重望於天下天下至今稱之不置使樵
齋生當其時不為儒林則為諫議所開導陳說當必
有以關係世教不至留滯州縣久溷吏事弗謂道家
貴臣其心術隱微與二公一致用意忠厚激發以時
位不同耳當必有闡而揚之次第其行事載之史官
竟不使落莫無聞但與里巷英達相引為名高而已
夫名高於山林則其重在我名高於朝廷則其重在
人士者之特立獨行固無所待於世以輕重其道而
世不以此重天下之士卒致困頓遠名利長往反謂
道德氣節之士不適於用而棄之風俗升降有識寒
心也樵齋之學深造性命洞見萬理一原語錄中嗜
之不厭也余無容述矣惜夫有道德氣節如樵齋者

而不大用於時以行其所學亦可慨也已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夫主張世道者擇焉懽齋之子存為舉子業有聲庠序余愛其篤厚能傳世也因其請而書之

贈朱中序

明陳存晦

金谿朱君中擅星相之學於江右有日矣予自泉州西遊至建昌聞其名造其廬請焉既獲驗其術而朱君因以所自號可齋求廣其說於予予以為可猶宜也物皆有所宜則皆有所可天地之化陰陽之運寒暑晝夜消息盈虛變態萬狀皆惟其可其在於人也為公卿大夫為士庶人名位不同皆因其人之可其

在物也絡馬首穿牛鼻雞司晨犬司夜雖為用不同

而亦皆有所可可之時義大矣達人大觀曠然適於

天地之間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得可喪可榮可辱

可生可死鼠肝虫臂惟化所與又烏適而不可哉其

觀於人也是之非之褒之貶之予之奪之皆就其人

之可以如是者而吾亦以是施之此所謂遊於方之

外而造化在我可與天地參者也昔者孔子自謂無

可無不可夫無可者無專可也無不可者皆有所可

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是孔子之貴可也今人去孔子遠矣朱君方

伎之士也孔子罕言命而朱君言之孔子病賜不幸
言而中而朱君適坐其不幸吾何敢以廣其說顧道
術不同理無二致朱君操術遊公卿之間及諸巖穴
隱處之士百家衆職隱顯殊態有來問者皆因其可
者而應之如造化因物付物皆非有意予奪其間喜
我亦可怒我亦可雖其術不貴於孔氏而意則不異
也亦庶乎其可矣

刻孝經刊誤序

懶江名鐸
惠安人

明莊應禎

賴蚤受外父洪愧齋先生教最深因獲拜外世祖安
溪學傳懶江先生所刻孝經刊誤而卒業焉首叙歷

代先聖先儒宗緒而系之以贊次刻是編傳諸其人
蓋有意於末世矣夫自迹熄而教湮於是乎經生學
士之師諄而習龐也率馳驚於世趨而桎梏于聞見
鮮能不受變於俗已先生生於元季當胡俗糜沸邪
說蜂起聖人之澤幾隕墜無聞先生獨能排橫議崇
正學紹明洙泗之絕統以振胡元之詖俗諸豈可以
移於其習者稱賢哉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
叙九流摠儒墨風謠蒐羅貫穿誠恢恢乎其言之也
然至謂儒博而寡要又豈其深於道者昔孟軻氏處
戰國縱橫思以其道闢而還之正顧連蹇諸侯間不

得試今考其七篇吐昌辭紹聖緒書與六籍竝不啻
 詳也而其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謂儒博而寡
 要誠然乎先生發憤數百千載之後嚙沫溯源首列
 聖儒祀贊而續刻孝經意固以明聖道旨要之攸歸
 與邑乘紀其經明行脩居家秉禮不用浮屠蓋學不
 詭於道行不違乎其言矣謂之彬彬篤行君子非邪
 即其悲胡俗昌言正學以覺世為衛道計儻亦有孟
 軻氏之心乎卒際 明興大道邇隆首以明經薦
 辟為安溪學博士則先生之敦聖學 聖代之章
 聖教可謂千載一時矣先生沒既二百餘年其子繼
 雲仍以儒官起家纓綬不絕今八世孫孔學調良懷
 良進隆君十餘輩皆有聲學庠是能世其家者一日
 相與執經蹶然起曰君吾門婿也論吾世宜莫如君
 可無一言以識之迺自忘固陋而推本所以昌其辭
 者以明刻者之志如此

盱江張氏遺墨興思序

明傅夏器

國家右文之治至成化弘治之間積纒爛矣學士縉
 紳先生爭淬勵於文章彬彬然浸淫于漢于唐其布
 之功令垂之訓典者固以黼黻廟廊焜耀圭璧鏗然
 而金石諧蔚然而龍鳳翔天下之觀莫大焉及至雜

見於歌咏贈遺亦皆炳炳烺烺聲之成歌列之若繪寸楮尺牘寶之千人傳以永久不廢於稽其時蓋文明之祥發於重熙而諸公以文佐理亦倚與其有章天人交和靡有金革之虞上之見於治以文為尚而其時習亦以積文為富圭璋亡以為嗜綺縠亡以為華惟得諸公之題咏如獲重寶家藏世守至今五六十餘年若存余生其後鋪誦昭夏之文藻崇論奕世之人豪於是乎愉神爽魂抵掌稱嘆嘆今文治若斯績盛也惟是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張公昇以成化己丑第一人及第翱翔館閣宦成大宗伯致臣而歸

嘉靖丁巳公孫于岸適判敝邦得其在史館時所贈同年吾郡憲副莊公詩於其家出以示余屬予序之將裝卷而傳諸世且曰是蹟也所以發孝思者大有聲律以鳴意有韻墨以盡神自不佞之率觀斯卷也觸而咏焉側而展玩我文僖生平忠愛之悃膈與夫動作之真逸燎若在目前彼留畫扇以資思慕存昌歎以追嗜好孰此之為真繼自今張氏孫子觀卷與思聳然惕勵相與聿念厥祖母由此耶余昔列容臺竊啓恭館之秘滕詳覽故牘得公所為經緯邦國和諧神人者固已仰之胸中矣及今一諷誦心復悚悚

乎萌也彼特以物為適而心猶慕之而况其精注乎
彼特以好樂為疑似而心猶撻之而况其真倪乎公
之子兩山公先達名卿其孫又能茂循良以世其家
此者世遭多艱師旅之事歲興禮樂之務不遑思如
公以文鳴盛雍容於堂署風動寰宇詎可得哉故誦
公詩亦喜論其世而序之

郭白峰先生奏議遺藁序

明傅夏器

嘗讀蘇文忠序田錫奏議之集曰古之君子嘗憂治
世而危明主非不樂明主也而輕其臣者之可危非
不善治世也而易其民者之可憂是知言於衰亂之

朝固如禍亂之不可以一朝居而言於休明之世者
亦皇皇乎禍亂之將至惟言之過於君也亦然不惟
衰亂之朝盡言之無以自免而休明之世亦盡言之
難以自安也田錫之在端拱咸平宋德方興英君繼
作非治世與明主歟而田公若有不能以釋然者所
指之事皆當世所諱而田公亦不能以安乎其位出
副河北之轉運出知陳州君子之存心於世如是君
子盡言之難如是余讀郭白峰公奏議於是重有感
矣嗟夫公之從政 上之新政也聖政維新萬幾
振肅天下可謂大治而公未嘗敢於自默北巡諸奏

指其蠹政之跡發其積弊之實除君側之惡靡有遺
力其所以奏處諸政商度詳盡鑿鑿乎如五穀之可
以療饑藥石之可以伐病而雲南一疏尤為剴切犯
龍之鱗而探其睡止犀之逸而截其角當時公亦以
死自安矣幸賴

聖明得以全軀雖復起廢吹枯
拔之泥滓之中投以民社之寄而終於一郡不及大
用以歸蓋田錫遇太宗之明而不得以言大其用白
擊遇我

皇之明而不得以言大其用莫非命也
田錫言不受知於時而受知於後至使人主集章疏
以遺嗣君而其奏議流在天下蓋忠臣之深謀遠慮

所措未然之禍不見於近而信於遠近之所未見雖
英君以為疑遠之所已信雖庸君或見思公之奏議

當時十未用其四五也安知後之人不信而思之乎

受知於嗣君殆未可必而受知於君子可知也忠臣

孝子條已往之論觀未來之變以俟乎後之人豈容

已哉或曰田公焚藁懼賣直也傳之非其意也公之

奏議之傳也於公意何如余曰賣直之嫌小成君之

忠大伊尹周公之諫其君至為深切而至今存之於

書桀紂之亡而其臣之諫書無見焉則諫書之存也

於國有光而其無也適以為尤其焚藁之始者誰歟

孔光為之今以其人與其君何如哉過懼其知於後則必慎之於今諫書之存於人主未必無補矣以區區賈直為嫌小之乎為忠者也余所以樂公奏議之傳也余於公如蘇於田居有同鄉之雅跡有見知之近忠臣孝子之事觀感亦有戚戚焉是以忘其陋而序之

園林漫稿自序

明朱梧

詩之於梧何如哉梧之幼也先人授以易先人既沒依叔碧潭氏碧潭喜為詩每得一詩輒令梧書之以為常梧因而亦喜為詩遂改易受詩自幼至冠為博

士弟子治經義然為經義者常十一而為詩者常十九以故不為時所錄丁酉歲學憲午坡江公以梧文論竒古拔使應試梧乃輟詩為經義者三月是舉辛策名焉梧愚無知以是益易經義曰後不過再得三月政舉業可以從科片玉矣三走南宮道途奔頓竟無數日之暇日集其業交遊漸廣於詩益好不能自克且欲速去筆墨蹊徑遂就職為博士猖狂恣肆喜怒愉佚輸寫懷抱刷雪肝腎一於是詩人事絕不入意不能奉承阿諂干澤結好雖有瑕釁不屑彌縫忘懷得失遂不為讒嫉者所容稍遷楚令遽罹瘴黥鳴

呼梧之不達詩窮之矣雖然梧之不窮詩達之也梧見今之人見棄於時則必憤愠無聊怨尤並作其下者以財自娛荒淫無度梧之瘼也既無饑寒俯仰之憂又無人事奔趨之擾謝絕過從杜門却掃樂而不怨逸而不荒每遭時即事或林泉魚鳥之適田夫野父之儔輒出數言以紀之長篇短章惟其所為又性不喜俗人堆積蠹編于東軒北窓下日與數千載間騷人文士為伍光景滿前應接不暇追念為博士弟子時好之而不能專為造士司政教時專焉而未能入今則好之而專專焉而入死生不足以奪之况窮達乎梧今年四十耳從今以往更得三十餘年馳騁騷選出入經緯可以追蹤古人何疑哉梧所畏王遵巖氏見予贈詩十篇復梧曰奧意險語殆搜神賦而破鬼膽何但仰參黃陳宗派直將上闖韓孟戶庭眼中何意忽見此竒特事嗚呼搜神破鬼未也竒特然哉遵巖於文章少許可竊常侍其言論舉世能言之士彼視之真若瓦礫蛙蟬無一言一字足以入其眼而當其意而許梧若是偽也非真也據以為信梧其顧長康哉然長康亦以癡名後世梧自揆汗漫不敢求序世之名人輒自序以求正使觀梧於出處憂樂

之際詩果窮梧者耶達梧者耶其果窮梧也寧使詩窮梧毋使梧窮詩而可

黃蓮峯先生文集序

明陳道基

蓮峰先生妙齡舉進士陟華要志槩不群尤善著作閩小泉林公嘗賞其初稿而序之莆省吾林公携刻于粵以傳焉先生以嘉靖乙酉没于留都享年雖不求而所著作已甚富先生季弟應莘乃偕諸子姪輩益收先生遺稿合初稿編次之凡若干卷愚嘗受而讀之既而仰思國家更造華夏文章著作至於弘治茲益精醇猶之淑氣渾噩品彙涵濡乎其間莫之遺

也先生生於其時以少年遭際內承家學外友天下豪俊同時若蔡虛齋王陽明湛甘泉董中峰何大復鄭少谷諸公咸以經術著作有聞於世先生與之往復議論道契志孚故其所得益深由是抽思灑翰出人意表與諸老並稱為一時之盛三衢棠陵方公固以文名家者而推崇先生謂所為文動以先秦為則斯非漫語也愚嘗歷覽秦漢以來大家著作各有專詣若唐韓子之於貞曜愛其所作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可謂竒矣然貞曜之後天獨嗇之豈非天地精英忘乎太取若已羨於才者而其餘有所靳耶乃今讀

先生之文精英踔發前追大家而年未及艾奄作古
人迺二子謙誨亦無胤者竊為浩歎天之不吊而至
於斯也愚非能序先生之文者追慕先生之賢不可
得見而執役於遺文則竊願云

贈薛方山督學兩浙序

明薛天華

夫士於世未嘗絕無聖人之材而不得其所依則不
可與幾於學亦未嘗不慕為王者之吏而一失其勸
沮斯不可一日適於治此正天下之學董天下之吏
是二人者皆不可不慎也然而為之有本有末聖人
之學不明即王者之吏不可期於世矣此無他其所
為吏者皆昔之為士者也周興士之教於比族庠序
之際而養之辟雍大學之內者所蘊則道德也所近
則聖賢也當是時化行俗美士得千載不可見之人
而師之亦得千載所難傳之學而明之學得於世之
難見道得於後之難明矣非獨如此而已及其為吏
操重權而以黜陟之者又皆如其人行其道以服其
心者也有所善而求之不惟其人幸之天下共幸之
曰是聖人之與也有所不善而舍之不惟其人恥之
天下共恥之曰是聖人之棄也然則士生其間以道
德聖賢之身而復為名法之所進退黜陟之所勸懼

惇惇然展天子之大忠規百世之不朽皇皇然嚴始
終之大節惜身意之是非其志於君子而不為小人
誠以其二者召致之如此也後世之士則異是士者
既然矣其為吏也亦復如之蓋嘗以古之人求之今
之世卒不多見焉豈天固不生才於今召致之卒無
術哉然則為其職者獨得而不思耶何其久而不思
易也易之者非吾師方山先生其誰也先生行純而
學正志潔而道方天下學士大夫共稱重焉方其為
教於江西也賢士之所慕而其為考功部於南都也
賢吏之所喜先生易之之術如此其省也今

天

予為兩浙簡督學之臣得先生焉無之矣可謂得
師者也書稱百僚師師然則督學者職豈惟以師士
哉雖百僚亦有之先生至士相與稟其學明難明之
道於此世其為吏亦相與稟其教行千載一隆之道
豈不偉與先生行矣僕先生門下士也無所知能蚤
承訓誨偶今登朝其於夙夜提攜之際方且喜其近
也今又將私惜其去焉夫以僕去先生之近者為門
下致私惜觀於浙知人士之得先生者喜何如也雖
然先生中外爭慕賴者又安知僕之不慙惜而倏喜
也哉

俞虛江公正氣堂集序

明李杜

李杜南方之野人也終歲於林麓榛莽隴畝之間龜
手蓬髮秉耒服穡於烟雲泉石之上家無簿書筆籌
廢往來書問不渝墨引紙者數年矣何足以知世之
文章而况於經世之文乎客歲都督俞公以杜曾與
之友也走幣山中迎杜至明州為其子師客於是堂
居無何公以胡公論赴詔獄妾媵客於明州公留杜
守之而以其經畧之事蹟委杜曰吾之歸不歸未可
知而是書不可不傳於後將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
焉歲餘公得無罪入雲中而杜歸矣又二年公以平
饒至漳再遣人招杜杜適以治耕深山中為群盜所
執去逃歸病而且餓得公書以告余母母曰去哉來
見公歡叙數日談及是書以杜不挾之來也怒杜曰
王遵巖謂公瞻視在鞞帶之間言不能出口望之知
其有仁義之容然而金鼓鳴乎側白刃交乎前則驚
鳥舉而虓虎怒今日之怒豈有金鼓白刃哉猶怒杜
曰甚哉公之怒如羊叔子之悲也叔子密計人主遂
吞強吳以霸天下功勳赫奕照耀無涯猶慮其不得
久聞於後世也登峴山臨漢水與叅佐相語悲咽而
罷今公之怒得無類是乎公曰非此之謂也亦將使

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耳杜因於公篋中檢得是書
稍隱括之凡若干卷見公之所經略者其於窮變化
裁之制何其不異於聖人如此也公之勞烈動於君
相忠讓推於縉紳威望加於四夷恩澤普於蒼生則
世之人皆知之無俟杜之言之矣讀公之書非有所
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聖人之意之
法之所存則世之人有未及知者而杜當為世之人
言之也吾指摘其一二較著者而明之以聖人之意
之法則其所以用兵制勝之方良有異乎孫吳之為
書而亦皆聖人之意之法也蓋聖人之待夷狄其意
之至嚴莫嚴於春秋而法之至詳莫詳於詩書於其
不可以化誨懷服者則絕之甚峻蓋將使中國有必
伸之威而夷狄無敢拒之權若公車之千乘公徒之
三萬則莫我敢承戎車之嘽嘽如霆而如雷則南方
來威其制之之具在乎我也於其可以化誨懷服者
則處之甚通蓋將弭之以控縱之術而潛之以消奪
之機如追貊之可服則因為之伯而墉壑畝籍之法
行淮夷之有憬則許之獻琛而元龜大賂之貢入閭
有若服不服若叛未叛則周公之為酒誥誅戮必及
於周之聚飲而訓教姑行於商之沉湎者變之之術

因乎彼也今北虜陸梁車制不講徒以羸馬當虜驕
駟東倭肆渡戰艦不脩欲巽偷目前與之通市五嶺
之賊昔皆赤子交黎遺庶性亦易馴但以統馭無紀
積驕而叛累費屠慘不設後圖其制之既無其具而
變之又無其術天下之患將安所息哉公於北虜以
兵車取勝而破其奔衝於東倭以樓船定制而卻其
貢市蓋周雅之戎車魯頌之公徒而春秋至嚴之法
也其處交趾則欲設舟師以禦其來復四峒以厚其
蔽其處瓊黎則欲止土官以統其衆建城郭以致其
聚設墟市以通其來其在五嶺誅元懟以折其首衆

建縣以更其俗薄征徭以致其附則追貶之立伯淮
夷之獻琛而周家至通之意也其在新興以浪賦治
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徭賊化外之民也治之宜緩則
於酒誥之義又何其相準哉以此數者是吾所謂公
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
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者也若其料敵制陣之機應
卒全後之圖實有仁義節制之妙蓋有以盡乎孫吳
諸家之巧而其運之以聖人之法之意則又孫吳之
所不能兼也孫吳之書可以行於權譎之代豈王者
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哉以公之才使其早

得賢相而用之四夷賓服兵革不試而天下又安矣
今其功雖日隆而其志未盡施無恠乎公之以存是
書而懌以不存是書而怒也羊叔子雖有兼吳之勲
然卒不聞其有經遠之圖可以延晉室百年之命者
蓋當天之初定之日而山巨源已嘆之矣則其一時
之功胡足顧而悲其易泯耶今公踈逖之臣也所經
畫建置之宜化裁通革之利其盡合聖人之意之法
如此已可百世因之矣使其得當廟謨之筭樞機之
任則其戡危興治保大傳昌且有以幾乎古之作者
之盛叔子何足道哉後世之士有能讀公之書而繼
其意則由公之言而治不由公之言而亂且以得
是書而喜不得見是書而怒矣見之而不獲睹其全
則又豈能不致怒於余哉然吾聞之公曰得魚忘筌
得兔忘蹄其餘緒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則公
蓋浮雲事業糟粕詩書於凡天下之物舉無足以動
其喜怒者而猶不能不係意於是書則公所以仁天
下慮後世之情又豈人之所能及哉嘉靖乙丑春三
月序

家譜序

明何烱

余家譜今定為三冊云合前辛巳譜為四辛巳譜裱

而為之其譜首畫像次墓誌勅命有則書之其今六
世譜則有姓紀世系畫像歷年宮室墳塋版畷田貨
書籍恩命考妣傳外傳為一冊文獻述啓二集為二
冊總而名之曰譜忤庵子拱手而序之曰皆在儋州
公拳拳立譜與余今日拳拳於續譜者非他也異以
大何氏之後而使世有人也凡譜所載非獨以紀姓
繫氏而已要以明仁孝之道而教子孫為善之意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余每以此自勗又每以此
告人者然不繹其義可乎今夫所謂家者非父子兄
弟夫妻姑婦之謂乎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
正姑惠婦順者則家之善矣父慈則父之慶子孝則
子之慶也兄友則兄之慶弟恭則弟之慶也夫義則
夫之慶妻正則妻之慶也姑惠則姑之慶婦順則婦
之慶也然積之云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即一家言
無一人不善即一人言無一事不善即一世言自一
世以及累世無一世不善然後可以言積也一事善
則一人受其慶矣一人善則一家受其慶矣一世善
則累世受其慶矣累世善則自累世以及無窮受其
慶矣是之謂餘焉慶自善而生餘自積而致理數之
常毫髮不誣故以必有言之也或曰善則吾既聞命

矣而慶之所云頥與世之所謂慶者異何也曰吾所謂慶非世所謂慶也然世所謂慶亦在其中矣世所謂慶功名富貴焉爾功名富貴慶之文也若父子兄弟夫妻姑婦各盡其道則慶之實也有慶之實無慶之文不害其為餘慶况有其實未必無其文乎王晉公特以百口保符彥卿之不叛而知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東坡記三槐堂乃不以累世三公為榮而獨稱其忠信仁厚子孫多賢為過李栖筠父子三世則君子所謂慶可知已故使父子兄弟夫妻姑婦各盡其道即此是善亦即此是慶不然是為悖逆淫僻之家

雖功名烜赫富貴顯融其何慶之有然以余耳目所睹記徃徃當其身則功名烜赫富貴顯融而其子孫顧悖逆淫僻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不盡其道焉是殆處於功名富貴之際其為不善積矣故天以是殃之耳則幸而顯融烜赫尤宜以慈孝友恭義正惠順之善保之其為慶乃完也余所聞於易義者如此繼自今即吾之身以及子子孫孫觀諸易之所言考諸譜之所訓凡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之際偕之惟善是積惟仁孝是遵俾何為著姓益遠益昌彌久彌盛世有人焉以繼斯譜之後則譜為有光而何氏之後其大

矣哉載之譜者無非此意故吾欲歲時朔望冠昏大儀出譜而讀一通

安平皇恩里鄉約叙

明蔡存省

孔子曰睦於父母之黨者可謂孝矣黨也者聚也聚一鄉而處之閭閻同閤朝斯夕斯歲時有祈禳儺逐之會出入有友助賙恤之誼疾厄死生冠婚喪祭有吊問慶賀訊賻交錯往來之禮其關節脉理相為聯屬是不直可以鄉人褻視之也鄉黨有宗道焉杖於鄉者為老宗之父祖也黎於鄉者為壯宗之同儕兄弟也壻鬻於鄉者為童稚宗之子姓弟姪也宗以宗子統族人每事必告善不善皆得詔廟而勸懲之鄉以耆老統鄉人每事必告善不善皆得鳴社而賞罰之閭室鄉鄰雖有隆殺而用意周浹互相表裏要皆所以維持人道而厚民德也安海鎮據朋原之岡脊而中蹲折而東屬皇恩里西偏夾峙為鎮左掖齒聚而鱗居者無慮數十家伊吾者商者販者耕者漁者人各專其習而四業相半雖文行寡聞而閭塾素敦雖格法多駁而盟好世講兵燹以來間有跌宕身為不善以自干刑憲者鄉人相與嫉之若兔已憂其終變乃復鳩衆申盟於郊壘不作幹止甫

寧之後予撮其要而讀之以為有近於聖人教人以
孝之意夫宗族稱孝者鄉黨必稱悌而鄉評所不韙
者必皆宗盟之所斥逐故夫蔑倫干紀從逆為克與
夫逞狼貪善滿擲鬪鷄蹴踘憑陵恣睢者皆以父母
之遺體行殆者也故君子敦睦以合族而宗法行焉
因孝以錫類而鄉盟詔焉法行於宗孝也而亦睦也
盟詔於鄉睦也而亦孝也由已之父祖以及人之老
由已之兄弟以及人之壯由已之子姪以及人之童
稚無有不得其所者比屋皆可封矣况知方之民可
使有勇而親上死長制梃足撻利兵茲會也其於安

平尚亦有利乎

仲氏摘稿序

明莊履豐

余有仲氏中益之喪哭之慟踰年而不能解諸所親
有余勸者余曰非在原之為慟此子國寶也而夫亡
矣而無子以傳諸所親輒曰而哀其亡而不傳也而
知其有不亡而傳者耶余悟因謀行其遺草第苦不
能割愛則屬門人何穉孝手銓之穉孝余仲同年友
也與其兄齊孝楊惟彥李世禎故偕余仲為古文辭
稱五子黃山人孔昭為作溫陵五子詩不啻塤箎蘭
蕙矣至是銓予仲草加嚴焉登第以前草存不能什

之二登第以後草削什之二曰母令中益負後世也
蓋余仲才甚豪氣甚邁不欲為靡靡聲故其詞往往
絕去摹擬馳騫迅激風雨來而川嶽撼每一篇出又
慷慨自熹登第後就余京邸相與抨擢貌加下心加
冲若悔其曩之為者乃稍變而為正聲雅調即其豪
邁不盡掩然毋傷格矣一日謂余曰吾家自大父藩
叅公以詞豪吾兄弟與季父童而習為詞意未降也
茲朋知所請事矣二陸獨秀於平原三謝雅推乎康
樂有以哉余咲未答今余仲余季父相繼早世獨余
在生死求別余何戀不為竟之余為文章墨守差有
差勝耳至於詩季父之淒清仲氏之豪雋皆予所
不及也天假之年其所至余安能槩之哉而已矣而
已矣然仲持是足以傳而不亡矣初仲歿于京邸三
旬火忽起及其前和賴蔡侍御君弼急抹櫬無恙而
其遺草余業數日前徙去里中學士大夫說曰民部
遺魄其友全之民部遺文其兄全之嗟乎馨烈者燔
薰炎者燼余仲之禍之為烈也天寔中媚然留是而
不燔不燼未必非天意也其不然者枯桐既爨其能
索諸棄灰之衢哉余故序而行于世萬曆戊子十月
既望兄履豐拉淚序

代司農奏議序

明溫顯

大司農心齋張公曩以名諫垣疏動中外繼歷中丞撫遼陽譚措邊務輒如石畫不佞某業從縉紳後則嚮往焉 上即位之六年公受命大司農又四年而不佞實協恭其事遂獲從容末議觀所為後先疏奏未嘗不心概而嘆也夫雕思藻帙蘄於經世奏議其經世之具乎顧人情狃於因循世務難于通變積蠹極弊之後驟而振起之則下見以為拂而不可通厲精綜理之日轉而煦拊之則上見以為徇而難於信嘉隆之際吏治虛飾弁髦財賦物力匱而內帑告竭駸駸乎不支矣公迺為之覈實責成廉諸郡國所嘗罔文而後期者所嘗蠶獵而漁沒者於是有所稽章奏清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不數年而儲積報峻國用以杼既而天下揣摩上意競於急效喘焉一切節約之名而罔遺其所餘於民公則慨然以身調停轉移而休息之於是有所平賦輕徭便商免帶徵調限糧諸疏蓋當虛靡之習在下不操則國耗故為之操以便國迨操切之形在上不縱則民急故為之縱以便民然公之意常不使其所操者勝其所縱者如積穀之議通減清丈之議原額東南之議賑荒民藉成

穀之議通減清丈之議原額東南之議賑荒民藉成

利安享其賜而不知公之籌度於民情國體隱酌於
往事成規遠市恩之嫌議細旃之上以求適於時而
變通於政者蓋有所甚難也又其大者若取帑金則
停加辦則停返九重之成命圖社稷之遠計辭侃議
諍必得請而後已此豈可與厘厘守職徇慮而却顧
者道哉蓋公慎重忠誠本自天性而其才識之包羅
粹應又足以自達其赤蓋而當於事機故發而為議
用能投無不中動與時宜振飭而不病於矯拂寬舒
而不淪於姑息下省供億冗濫之蠹而上植國計深
厚之脉至其文章忠懇溢發典則謨訓允含英組華
之士所嘗殫精而弗能致也昔陸宣公氏人謂其有
子房之智賈誼之辨而其主不遇裴晉公纂述蔡鄴
以來機略用志雖勤而其主不終公之奏議方之二
公實相伯仲而遭時致主不負所志議成而上不疑
遇隆而澤遠被則二公者固有餘憾矣不佞重公之
忠誠又嘉公之遇也敬僭為之序云

贈憲伯敬所譚公之閩序

明溫顯

今秉憲按察閩中則曩令吾晉江譚公也公從晉江
治行召擢侍御已僉憲外臺周迴郎署蓋十五歲所
而鄉之薦衿父老嚶嚶思公德猶相與徼惠是圖無

何而閩兵備副使缺公以摠餉關西當 上意遂

命公往於是諸同舍郎大夫以例屬不佞顯使贈言

余惟士矜奮明時有弗翹節自樹哉顧致遠肩鉅匪

器靡任唇吻聲華之子母當於利害成敗亡論已縱

世所多重厚長者其行誼謹醇豈不雅鎮有餘第往

往踈於提衡而困於負大此繪翮木驂耳欲搏而駕

能乎故劔剗割則知利士任使則知器徒博長厚之

譽而乏幹濟之能非器也鮮有任矣今夫譚公恂恂

而恂貌休中而植挺不為才華不為議賢諸大夫之

目與從事也寧弗見謂重厚長者耶迺嚮涖吾邑無

聞拊摩鞠字奉職循理即有所約束刻核其不便於

巨室取迂于當路若均賦平徵之法疏蓄提闕之方

旁阻而中格者豈少也公獨斷之以必任發之以當

機計迅於左右之先而事立就于指顧之頃以故首

議不便者咸稱絀而民藉成利焉公之負大振撼類

若此固志趣使然哉亦由其器足辦耳公嘗為我言

在晉江時驥絆足書掣肘庸亦有之既乃諧請於上

得以一切便宜從事時睹者咸謂譚公兩截令也今

天子捐全閩之地以畀公日所經畫廊廟為諸黎元

蠲損徭役郵遞之費而四封兵戎之簡詰闡外虎符

之專制昔蓋分職而異轄者悉於公責成焉權則操攝矣猶得以絆足掣肘為解乎有如吾邑之彫敝繁疲與夫里胥之宿蠹田畷之永澤嘗所策而未施施而未竟者寧得視為已事而弗之問乎有如所部諸郡邑其彫敝繁疲宿蠹永澤實類吾邑者寧得業謂非令弗猶吾邑視之乎有如吾邑令以便宜効願如公故事寧得崇踞抑讓為彈壓計不則須俟其請而後借乎有如所部諸郡邑令俱願如公故事効便宜寧得從甲乙視弗猶吾邑假借之乎夫以其不得便宜而求効以其得便宜而自遜扼腕於已而故以勸於人弗靳於吾邑而故靳于諸邑吾意其非情矣然則公以其便宜聽之於吾邑令而吾邑效以其便宜聽之於諸邑令而諸邑效以其聽之於諸令者而摠敷受成于全閩而全閩效閩不煩于理也夫雷震百室實先之以公彌受彌容之器而有晉江為之先聲又何有于閩哉閩父老薦衿所為勤思而願借有以也顯為是語既具而諸曹長大夫見者咸喟然曰子言譚公則然雖然譚公繇晉江入侍禁闈先後江南關西皆有譚尚子獨詳晉江何也嘻閩人閩言固也里子言父室婦述姑其素睹然也公之敷歷中外

新至彪赫盖始自吾晉江而天子將加意嚮用
以風寓內亦惟自吾晉江始夫萬斛之舟載未及半
則主者亟需焉是行也國家將亟需載於公公欲久
留閩得哉吾又竊為吾閩慮也於是諸曹長大夫然
余言遂書以為行贈

律